

# 大學生宿舍轉型住宿式書院

當今很多大學(特別是所謂「研究型」)本科教育的主要危機,就是過分着重規模、資源及排名的競逐,變得愈來愈功利主義。這些院校輕視培育學生獨立反思、人際溝通、人文關懷及社會責任感等核心能力。再者,師生關係傾向隔膜疏離,教師缺乏對學生在課堂外的關顧,學生未能將課堂內學習與課堂外生活相結合。

「博雅教育」就是現時很多大學改革本科教育採用的最重要方策。除通識教育外,本文闡釋如何通過「住宿式書院」來落實博雅教育,並提出一些具體改革方案。

## 結合生活學習 實踐全人成長

事實上,劍橋、牛津、哈佛與耶魯等老牌名校就一直奉行這個模式。所謂「住宿式書院」(residential colleges),就是把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結合為一的小型師生共同體,也是龐大校園內的一個小社區,以重拾教師對學生牧養教化的傳統角色,以及培養學生個人的全面發展。每個學生除隸屬其主修學院外,也分派到其中一住宿書院,學院與書院兩個身分相輔相成。

每所書院一般由三百至四百人組成,約四分之一成員為本科生(包括國際交換生),其餘為教職員及研究生(後者一般出任為住宿導師(resident tutors)。學生成員跨越年級、主修、國籍和家庭背景。如書院宿位不夠,部分學生也可成為書院走讀生成員,有自己的走讀生堂社。

每一書院擁有自己的師生宿舍與專用的教學、文娛與膳堂設施,提供全面多元的活動和體驗。住宿式書院其中四項特色是:一、規定學生必須在書院膳堂每周共餐一定次數(由十至二十次不定)以鼓勵師生交流;二、有專職的院長、輔導主任及導師,向學生作出個人輔導;三、書院可為新生提供「大學生活」及「讀寫訓練」等通識導修;四、在書院引導及支援下,書院學生團體自主組織豐富書院活動。因此,師生可以在龐大的校園中創造出像小型文理學院的環境。

每一書院師生對書院有強烈的參與與歸屬感。每所書院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風格與特色,有很多空間可以發揮師生的創造力。作為共同體的成員,彼此之間不停地交流互動。學生在這個自我管理的學習過程上,促進自己品德性格、人際關係、群體精神及領導才能的培育成長。

除此之外,書院生活環境讓每位學生與書院教職員及同學諳熟,提供學生第二個家的感覺。學生人數眾多的大學,往往難以提供個人的關顧,同學亦容易在人群中迷失。書院能照顧跟進學生進度及需要時幫助解決其個人問題。同學也可通過這些小社區內的活動,建立畢業後終身的友情及更密切的人際網絡。

這種體制,與一般大學生宿舍有本質及內涵上的不同。宿舍是建立在教學與生活分離的架構上。宿舍除了給學生提供住宿起居的設施外,其他的教育功能很少。住宿式書院則不同,其理念是一個高度整合的學習共同體。它把大學生活中課堂學習、導修、住宿、課外活動及非形式教育結合起來。

## 院校本科教育改革轉機

除了上述的四所老牌名校外,世界上不少著名大學很早已採用了住宿式書院制度(如北美的賓夕凡尼亞、康乃爾、維珍尼亞與多倫多大學,澳洲的雪梨、墨爾本及澳洲國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於六三年由三所獨立書院組成,後來逐漸發展成非全宿的書院制度,現更擴建增設多五所較小型的全宿共膳新書院「書院制」是港中大一辦學特色及優勢。

但很可惜,這個模式在過去半世紀一直未被其他大學所重視。直至近十多年才在高教界進行反省與改革,並在一些大學掀起了一股將宿舍改建為住宿書院的熱潮,令人有反璞歸真的感覺。

近年亞洲有多所大學已把其部分或全部學生宿舍改為住宿式書院,包括韓國的延世;台灣的海海、政大及清華;內地的復旦及北大,以及新加坡的國立大學。澳門的澳門大學,最近在橫琴新校區興建亞洲規模最大的住宿式書院制度,讓差不多所有本科生可以入住。由此可見採用住宿式書院制度的大學不一定為富有或頂尖的私校,也有平民化的公校,也不須太多額外經費將宿舍改建為住宿式書院(但運作成本如員工薪金、行政與活動會較高)。

筆者建議大中華地區內其他大學可將學生宿舍逐步改變為類似住宿式書院,以能進一步落實博雅教育精神,鼓勵教師在課堂外重拾對學生牧養與言傳身教的角色。但由於很多院校的校園面積過少,欠缺土地興建更多學生宿舍,要全面立書院制度的難度較高,也須另行尋找外間捐獻以贊助有關行政及活動經費。

院校可先要求所有大一新生(然後逐年加入新生)及部分教師住宿於書院內,令教師能全時候接觸關顧新生,有效建立共住共學的氣氛。住宿式書院制度可燃點年輕人希望之火,改變他們的心智與生活。

何順文 資深大學工作者